



□张莹

《沉默的荣耀》迎来大结局，吴越生动演绎了女革命者朱枫。可以说，吴越对英雄朱枫的塑造太到位了！

这个人物形象身上，不仅有革命者的大义凛然，也有作为母亲的柔情，她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革命者，从太太过渡到地下情报人员，吴越在剧中奉上了很多打动人心的经典镜头：朱枫被叛徒出卖，不得不告别女儿离开，她几乎没有台词，却将对女儿的不舍和担忧用眼神表露出来，非常打动观众；朱枫被抓，关在一个黑房子里，她蹦起来去摸电，因为太高够不到，最后拿出自己衣服里藏的金首饰吞下，此时她眼角的颤动与回望海峡的绝决眼神，将角色信仰的力量演绎到极致。

吴越是观众熟悉的老演员了，其实她成名很早，在1996年张丰毅主演的《和平年代》中，吴越凭借剧中的女记者一角，在次年获得金鹰奖最佳女配角奖。她清新甜美的气质里，带着一丝书卷气，能够饰演的角色跨越青年到中年。此后，吴越作品不断，参演家庭喜剧《家和万事兴之在外过年》，主演都市爱情剧《天地情缘》，主演孟京辉导演的小剧场戏剧《恋爱的犀牛》。显而易见，吴越的演艺领域宽广而自由。

就在人们渐渐忘记这个清



新甜美的面孔的时候，《我的前半生》成了吴越的第二个爆款。在《我的前半生》中，她饰演的凌玲让观众恨得牙痒痒。她的这次尝试之所以成为整部剧的亮点之一，在于观众从吴越塑造的人物身上，感受到她对人物的深刻理解，她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呈现得淋漓尽致：她温柔朴素，为了孩子非常努力，工作勤恳认真，精于计算以稳固在公司中的地位，她和陈俊生的情感非常微妙。

年轻时多才多艺、漂亮有

名气，吴越作为女演员的人生顺风顺水，对于生活和演戏，她也非常淡定。她让书法家父亲给她写了一幅字“差不多得了”，她对记者说，“我觉得我运气还可以，四十五岁的时候女一号就演不上了，女三、女四的角色就开始来了，在这件事情上我不和它较劲，这有什么可较劲的，轮上就好好演呗。”

吴越用一个个角色，让她的表演生涯布满亮点。在我看来，她对自己塑造的每个角色都有深刻的理解和独特的诠释。

所以她一次又一次突破自己在《我的前半生》中带给观众的深刻印记，她在《扫黑风暴》中饰演大反派，在《县委大院》中生动诠释了女县长艾鲜枝，并凭借艾鲜枝这个角色捧得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奖。

走进了《繁花》，吴越饰演外贸公司的金科长。这部剧以华丽的色调吸引眼球，“繁花”盛开，每个女性都有着各自的魅力。相比较而言，金科长就显得不那么耀眼，但吴越赋予角色另一种色彩，在繁花中丝毫不逊色。

金科长性格内敛冷静干练，以金丝眼镜和利落短发造型示人，是汪小姐的师父和上司，她有着“心可以热，但头要冷”的职场智慧，她是一个经验丰富对业务驾轻就熟的职场老手。

在《沉默的荣耀》中，吴越再次用精湛的演技让观众爱上她。很喜欢这样的女演员，无论是对角色还是对生活，都有着自己的理解和热爱，她给人的感觉是自信、坚韧，而她在自信和坚韧中，又活出了从容的节奏。

全身心拥抱平凡的生活

□胡婷

美国导演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电影《一战再战》正在中国上映，影片延续了导演极强的个人风格，呈现出怅然的主人公、精心的构图和复古的影像等标签式特色，影片对美国两种相反的政治派别进行了等量齐观且笔力千钧的讽刺，不偏袒、无倾向地将分裂双方的窘态与灰暗尽数道出。

想要理解这部电影，需要从女主角薇拉的养父和生父入手。薇拉的养父，是莱昂纳多饰演的鲍勃，在躲避追捕和独自抚养薇拉的16年间，他从一个革命青年变成了一个又笨又胖、惊慌失措的中年肥宅。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是革命小组里较为平庸和胆怯的存在，后来他的脑袋和身体在日复一日的酗酒和无所事事中变得迟钝、呆笨，他记不住暗号，跑不动路，也保护不了女儿。鲍勃的形象被小李子塑造得栩栩如生，成为电影中最大的笑点

源泉。鲍勃的悲剧来源于反抗的无力感以及痛彻的怀旧心。他所代表的，是对过去常常怀念、不甘接受现实、却被岁月消磨得圆润而疏于改变的人，他们曾经的理想被琐碎的日常消解，变成了只能在电视机前怀旧的空谈家。

薇拉的生父、西恩·潘饰演的洛克乔上校，竟忍心消灭自己的混血女儿，他对于薇拉的追杀过程，鲍勃试图拯救女儿的过程，以及薇拉利用聪明勇敢险境逃生的过程，让电影充满了公路片的元素，制造了紧张、刺激的观感。洛克乔的形象被塑造成近乎非人的终结者，代表着一种冰冷、机械、无情的压迫性力量。他的形象清晰地指向了当代美国重新抬头并变得更具攻击性的极端保守主义和种族主义。

养父鲍勃是现实当中薇拉的守护者，但薇拉长大以后，他们之间的守护关系悄然改变，就像在公路追车的戏份中，薇拉独自摆脱追逐者而父亲姗姗来迟一样。至

于生父洛克乔，他成为薇拉在破碎之中极力想要冲破的无情桎梏，她将坚决与之斗争。

在薇拉成功反杀追捕者之后，她没有选择一意孤行地战斗下去，而是放下枪，投入那个笨拙地爱着自己的父亲鲍勃的怀抱，并且从来没有向他提起过自己并非亲生的事实。在家里，鲍勃放心地使用着智能手机，薇拉会以欣喜又时刻准备作战的心态去参加舞会，在属于她们的时代，薇拉和她所代表的新一代人摆脱了老一辈的千百番影响，不再纠结于生母的反叛或崇高、不再害怕生父的血统论，只是和爱自己的人生生活在一起。逃脱一战再战的可能，大概就是摆脱极端，用全身心的爱去拥抱平凡的生活，珍视身边具体的人际关系。当然，电影最后，导演保罗·托马斯·安德森还是实现了对好莱坞电影经典的爱与亲情主题的回归。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研究生）

